

最後的玫瑰

展鋒著

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最後的玫瑰

展 鋒 著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几个昔日的知青重返大山，带进山外文明之风，山民们由此而困惑、迷惘，他们再次爆发出炽烈得带点野性的情感。一场矛盾冲突，纠结着恩恩怨怨、情情恨恨，谁能解决？

本书写的是一个情感的故事，却探讨了一个严肃的主题，如何保持生态平衡？融入小说中的这个严肃主题和老辣多姿的笔调，必将引起读者的赞叹并引起一定反响。

最 后 的 玫 瑰

展 锋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3.25印张 2插页 276千字

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00

ISBN 7—80534—283—0

I·256(闽)/05 定价：4.65元

第一章

1

辛晓明朦胧地感觉到有一种什么响声在房间里回荡，那声音是如此温馨，使她想起了遥远的过去，心头不由泛起一股柔情……

“叮——咚” “叮——咚” “叮——咚”

门铃又响了，是那种熟悉的，令她耳热心跳的，按得挺有韵律的铃声。

她倏地从床上坐起，神情紧张地侧目看了一下已醒来的丈夫陈欣，掀开被子，趿拉着鞋下床，在梳妆台前整理散乱的头发。

“妈的！这么早，谁呀！”陈欣打了个哈欠，挺直身子，双手向上高举着，一用劲，坐了起来。

“管他是谁，你睡你的。”辛晓明示意他睡下。当然，她知道门外的人是谁。

她走入会客室时，反手把卧室的门牢牢地带上了。

果然是他！

辛晓明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扶着房门，冲他嫣然一笑。

他的神态显得分外激动，门开时，冲辛晓明报以一种饥渴的笑，迅速地扫了一眼会客室，尔后，一只手挽住了辛晓明的腰，向前迈了一步，屁股往后一靠，将房门碰上了。

他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做得那么娴熟。

辛晓明下意识地扭头望了一下卧室的门，尔后用手迅速地抱住他的脖子，在他脸上点射般吻了几下，不待他有下一步的动作，便身子一扭，挣脱了他的手，以抬高了嗓门，平静地说：

“这么早，有什么事？”

他一听这口气，便什么都明白了，饥渴的笑立即消失了，燃烧的火焰转瞬间便平熄了下去，他也用抬高了嗓门，并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说：

“你们还在睡呀，都什么时候了。洪浩没来吗？他前天晚上我家，说今天上午来你们这，叫我一早来你这儿等着。”

说着，将背在背上的背包往沙发上一丢，一屁股坐下，随手抓起放在茶几上的香烟。激情的迅速消退，使他显得极度疲倦，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说，拿在手中的香烟也懒得点燃。

辛晓明很了解他此刻的心情，也不说什么，走到窗前，将厚重的丝绒窗帘拉开。

窗帘拉开后，蓝色的缠绵与欲望随着房间里原有的朦胧

一道消遁了。人们大凡在阳光下是不习惯生出种种不太严肃的欲望与思绪的。

在被阳光耀着眼睛的那一刹那，极度的自悲像魔鬼的爪子揪住了他的心，使他不由得产生了一阵颤栗，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着，双眼变得呆滞。

辛晓明十分清楚他为何会这样，伟大的女性的本能使她顿然产生了不顾一切去拥抱他的欲望，但她克制住了，走到他身后，用手轻轻地在他肩上拍了几下，拍得很有内涵。

他感到了一阵透体的舒坦，很快，就像小孩似的平静下来。不过，他心里仍然痛苦万分，为自己的冲动感到羞涩，为自己的欲望而自悲，为之所以会有这种冲动而愤愤不平。他觉得这一切是那么无聊，且又那么令人难以忍受。他重又抓过茶几上的香烟。

2

这时，卧室的门开了，陈欣打着哈欠走出来：

“嚯，是林圣，这么早啊！”

“还早吗？都快9点了！”

看见他，林圣很是尴尬，克制中显得做作，说话的声音竟有些颤抖。

“你这当专业作家的，居然会有这么良好的时间观念？比现在机关里的爷们还强！”陈欣全然没去留意林圣的尴尬，显得分外兴奋，那1米89的个头，像铁柱一样立在林圣面前。他低着头，像看小孩一样盯着坐在沙发上的林圣。

林圣有一种压迫感，很不情愿地仰头看他，希望他能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用手指了指沙发，做着示意：

“不管当什么，总还是地球人吧！”

“当然，从广义上去理解自然是这样，但是……你们写小说不是很注重超越时空观念吗？”

陈欣不是那种一味瞎扯的人，不会去开无谓的玩笑，说什么向来都非常严肃，有时严肃到古板。仰着头与人谈严肃的话题，无论如何都是十分乏味和痛苦的。林圣在示意失败后，迫切希望他此时能像大多男人那样具有一起床便蹲厕的良好习惯。

辛晓明在他们说话的当儿，溜进卧室换衣服去了。

进了房间，她反手把门关上，一屁股在梳妆台前坐下，双手托着下巴肘在台面上。情绪全被林圣破坏了，她感到了做人的悲哀，为林圣，为自己。她在五年前还没想到自己除了林圣还会爱上另一个人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走到这一步。难道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？她发现人原本是那么值得怜悯，并无可骄傲之处，从她出生的那天起便有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等着，你只须一个一个地往里跳，尔后又往上爬。过去她信奉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：对人应持乐观态度，对人生则应持悲观态度。现在她觉得对人也应持悲观态度，没有什么好乐观的。

“呼”，门被陈欣推开了，他急急忙忙在床头翻出一本书，“呼”，把门又带上了。

辛晓明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站起走到穿衣镜前将睡

衣脱了下来。望着镜子里那丰腴的肉体，别说男人，连她也心动了起来。

她的魅力不全在于她那令男人心醉的身材和侧目回视的脸蛋，主要是她的风度与气质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属于她的个性美，这是一般漂亮女人所不具备的。对于她的美，她的同学金堂曾从男性性心理的角度去分析过，十分透彻，令人叹服。

她不是轻佻的女人，与林圣的关系她自认为是十分纯洁的，无可非议，即使有了那被人认为不正当的行为，她感到这也是十分自然的，正像瓜熟蒂落一般，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。对此，陈欣也是清楚的，他深知要干涉也是不可能的，只要不闹出事来，不当面给他难堪，他从不过问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当然，这是现在的这个陈欣，换了以前那个血气方刚的陈欣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

不过，她有时也感到厌烦，每次与林圣单独相处，他总是显得那么无法克制，喜欢动手动脚，而她则需要他能像过去那样，平静地坐下来交谈，进一步进行情感的交流。每每想起总感到两人在一起远不如过去那么纯朴，那么别无它求，这不由得令她怀念学生时代以至下放时期相爱的美好时光。

他们真可算得上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辛晓明的父亲是省计委主任，林圣的父亲是省统计局局长，他们还未出世，两家就合住一栋小别墅。自从他们能下地走路，便在两家人合用的小院子里玩耍，上幼儿园，小学，中学，后来一起下放到西坑村，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的。

然而，生活给人展示的并不是一副尽善尽美的图画，爱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她犹如流动的雾，变幻莫测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她的最佳组合。当辛晓明被具有男子雄风的陈欣所征服时，林圣只好默默退出。那时她头脑十分清醒，知道他们的爱情已暂告一段落，何况他也须新的内容来充实。

现在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他们都已成熟了。

人，到时候就会成熟的，生活本身会使你成熟起来。

陈欣从卧室拿出一本罗洛·梅的《爱与意志》。这几天他正入迷于此书。从卧室出来时，他举着书像摇着一面旗帜，异常兴奋：

“太好了……此书太好了！”

林圣与他正谈着，见他突然跑进卧室去了，大为诧异，没想这么激动地进去，拿出的竟是一本书，十分好奇，接过来一看，情绪陡减：

“此书是不错，眼下正时兴着。罗洛·梅的观点很新。”

“你读过？！”

“刚读。”

陈欣很是失望。这本书是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寄他的，没想到刚出版的书上市竟这么快。他极想好好地推荐一下，看来已全无必要了。向别人推荐一本自认为极好的书，对于他来说能产生极大的快感。如果你看后能与他交谈一上午，他能将此书送你，然后自己四处奔跑或四处写信再去买。

不过，陈欣并不甘心，试图再度点燃自己的兴奋灶，并

诚心地希望林圣能投入激情，他用手拍了拍书：

“罗洛·梅认为现在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。当务之急是重新寻找爱与意志的源泉，把爱与意志置放在更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上。”

与他谈爱与意志，这于林圣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。可又不能不应酬，此人可比不了一般正常的人，在这种场合得努力使他兴奋才是上策。他怀着痛苦，却含笑说：

“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传入我国，使一些人认为爱与意志是分离的，有了一种失重感……”

“不错，正是这样。”陈欣切断他的话，终于坐下了，兴奋地朝林圣侧过身子，“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，使人们认为意志不过是一种虚无，于是便不再追求，不再关心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，一切听其自然。所以，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爱与意志的源泉。”

再往下说，他必定更深入，更具体，也将更令人难以忍受。林圣朝他微笑着以示赞同，并不说话。

3

辛晓明开头压根儿没留意他拿了什么书出去，对他这种突然表现出来的神经质已习惯了，也生厌了，没往心上去。当听到他们谈及那本书，她的心又在往下坠，觉得寻找爱与意志的源泉于她来说太迫切了，这么多年竟不知道是如何过来的，浑浑噩噩，现在想来简直如在做恶梦一般。

她并不是那种不仅口头大讲性解放而且敢于实践的开放

女性，但她决不认为自己的观念陈腐。面对这两个曾经爱过的男人，她的心情是极为矛盾与痛苦的，在这两人身上曾寄托了她最为美好的梦幻。陈欣是她丈夫，尽管现在已全变了，但她并不想与他离异。对爱恋过的林圣，她没有打算与他结合，至于要达到一种什么关系，她也说不清楚。

人对情感是没法说清楚的，情感与爱情一样，是没法解释的，能像解方程式那样把爱情解答出来，那是交易，正如在彩礼上讨价还价一样。

辛晓明换好了衣服，但她不想立即出去，她讨厌加入他们的讨论。男人与女人在这个问题是很难达到一致的。她认为别的事情可以大家共同讨论，唯独爱与意志得自个儿去领悟与思索，听从别人的见解只会昏头昏脑不知所措，在这一点上她绝对信服自己，尽管自己也并不顺利，痛苦万分。

她重又在梳妆台前坐下，双手托着下巴颏肘在台面上。

通过父亲的关系，辛晓明被西坑村推荐进了省师范大学，大学毕业后，又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省出版社，现是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小说编辑。她那工农兵学员的文凭虽说抵不上一个中专生，可她这几年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文学评论，在省里可算得上有影响的人物。爱好文学的人，没有不知道她的。她的一举一动，甚为人们注意，哪怕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，都会广为流传。她与林圣的关系已经沸沸扬扬，没人不知，事情传到辛晓明耳中，她笑道：

“还没涉及到技术性的细节！”

林圣在她上大学后，在西坑村呆着很感孤寂，便凭着小时的爱好试着写起小说来，写了五六年，寄出的与退回的一

样多。每次进省城总要带上一大捆“习作”，四个口袋里装满了稿件，像散传单一样，走到哪家编辑部散到哪。每次都是辛晓明陪了去。第一次辛晓明甚为好奇，跟了进去，没想竟要那样低三下四，全没她想象的那样圣洁。第二次说什么也不跟进去了，在门外等着，见林圣沮丧地挤出笑意出来了，心里别提多难受，发誓要炸平所有的编辑部。林圣说：

“不必，炸平了咱们上哪投稿？有朝一日咱们得像军管会和工宣队一样进驻，专他们的政！”

“你记准了他们的相貌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

“如果我以后分到了编辑部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就不可能吗？”只要有了这念头，辛晓明是非达到目的不可的。

林圣顿时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：“到那时咱就不派军管会和工宣队进驻了，咱们也可以走走后门！”

没多久，林圣又忧郁起来，很是惶惑：“到那时我成了什么？一个不光彩的角色！”

这倒也是！

两人又为那美好的前景犯起愁来了。

辛晓明毕业分到出版社后，林圣已离开了西坑村，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，虽同在省城，但林圣很有一段时间没理她，她知道他为何这样，也赌气不去找他，没想这时陈欣闯入了她的生活，她与陈欣很快好上了，好得发疯，当林圣终于千辛万苦发表了一个短篇而一举成名时，生活为他们展示

的却是另一幅画面。

林圣一发而不可收拾，虽然没得上大奖，可在青年中颇有影响，两年前调入省作协文学院当专业作家。最近他发表了以西坑村为背景的系列中篇小说《西坑村纪事》，由于他在小说中倾注了强烈的对人类前途的哲理思考，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，并由此而挑起了争端，莫衷一是，煞是热闹。

林圣在小说中所揭示的一切，都是辛晓明十分熟悉的，毕竟在那儿生活了四年，按说她的创作欲望不会低于林圣。她对西坑村的一草一木，对乡亲的感情甚至比林圣还要深厚。这不仅因为她是个女的，感情细腻，更重要的是她在西坑村受到了比林圣他们男知青更好的照顾。当林圣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时，她曾飞也似的蹬着车子找他：

“你下一篇写西坑村，肯定比这还棒！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林圣自有几分得意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得意。许久没见面了，林圣颇有几分做作出来的高傲，很像个小女孩。

“你写了，我来发。”辛晓明多少还有几分内疚。她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他。

“怎么，来组稿啦！”说得十分自豪。

“你怎么这么俗气！组稿是好了不起的事啊？组去了，说不定用不用哩！”

顿时无话。

在得意、自豪退去之后，林圣讷讷地说：

“下一篇我们俩合作写如何？”

于是，两人重归于好，很是忙碌了一阵，写了一大堆，

却没一篇成功。不久，辛晓明到北京参加编辑进修班，在那儿广泛地接触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评论家，与他们交谈之中痛感自己的观念陈旧，带着散发着奥琪珍珠霜香味的新观念回来后，在围绕如何反映西坑村的生活，与林圣的观念相悖，于是时常冲突，不欢而散。林圣也自然不与她合作，独自埋头苦干去了。现在林圣的小说引起了轰动，在各种舆论面前，她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矛盾之中，这并不是嫉妒，而是林圣的小说拨动了她心灵深处的琴弦，对她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林圣理解她，建议她抽空再到西坑村去走一趟，住些日子，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会有好处。刚才看见林圣背了一个每逢出远门必带的挎包，便知他是准备搭乘洪浩的小车去西坑村。她一时陷入惶惑之中，不知是不是应该随他一道去。

4

陈欣异常兴奋，压根儿就没感觉到林圣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，侧身坐在沙发上，点燃一支烟，十分悠闲地说：

“你刚才说洪浩要来，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。这家伙混得不错，居然在昌州地区林业局混了个局长，听说他上任后上下左右的关系抹得很平，大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水平的领导。我早就知道这小子是当官的料。他办事活，善于应酬，现在就吃这一套！”

好在他改变了话题，不再谈及罗洛·梅了。林圣在他兴奋的情绪影响下，很快恢复了常态，说：

“他出来已有些日子了，穿梭外交，可忙哩！昨天来我家，自个儿开了一部刚买的北京吉普，派头十足，呆会他来了，你可一睹他的风采。”

“不用看我也能想象出他那副尊容，就不知他在下面是什么派头，大概不会有这么神气，要不，他决当不上这个处级干部。”

谈论别人，总是令人愉快的，或贬或褒，都能使人兴奋。在生活中人是少不了这种乐趣的。

陈欣很为自己的论断而兴奋，林圣则为了不再谈及使自己痛苦的话题，附和着说：

“好家伙，你居然了解下面的情况！你什么时候下去过？哪来的了解……”

陈欣说到兴头上极不愿意别人打岔，尤其讨厌别人对他说的表示怀疑，没等林圣讲下去，他便扬手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你别打岔，听我说。”

他已好些时日没逮住一个能说上话的人了，兴奋劲一上来，那眼睛便有些发直地盯住你看。

林圣一见他这模样，心里叫苦不迭，试图转换别的轻松一点的话题，可又想不出谈什么他会像正常人一样不使自己难堪。

“我虽这几年没常下去，可我过去在下面生活了好些年。”陈欣显出了愉快的神色，似乎在回味着美好的过去，“像眼下下面的情况，还用得着去亲自体验吗？如若真下去，我说不准会被气疯……”

说到这，他急刹车一般止住了，脸色刷地一下泛青，林

圣见状，急忙塞过一支烟：

“抽吧，抽上再说！”

林圣知道是他说的这个“疯”字把他自己给刺痛了。就象阿Q最忌讳别人说“亮”字一样，他平时也最忌讳别人说“神经病”、“神经不正常”、“疯子”这一类字眼。因为他们单位的人都认为他的神经有些不正常。

这短暂的沉默像石块一样在坠着林圣的心，他生怕把气氛弄坏，呆会洪浩来了，他这么个模样怎么行，急忙帮助他把话头续上：

“现在下面的情况，你们社科院一定知道不少，不是有个这样的专门研究室吗？”

陈欣依然没做声，恢复了他在外面和单位里的神态。这使林圣十分着急，须知，他来这儿不光是玩玩，还另有打算。

如果陈欣一直是这副德性，辛晓明断然不会与他相爱。他过去可不是这样，就他这尊铁柱一样的身材，刚劲有力的脸庞，当年不知迷住了多少少女，可以说，辛晓明也是这样迷上他的。他的相貌一眼看上去就能把人镇住，让人感到即使一座大山压过来也不会使他趴下。可是，这个铁汉子在三年前便变了，如同换了一个人。大家都说，过去的陈欣死了，活着的是另一个陈欣。

5

他自小崇拜四个人：一是拿破仑，二是斯大林，三是毛

泽东，四是他父亲陈广湖。前三位他只不过从书本上接触到，只能产生仰慕之情，而后者却给了他最实在的一切。

说起他父亲，那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建国初期南下在昌州地区西江县当了第一任县委书记。一干就是十五年，后来调到昌州地区行政专署任专员兼地委书记。陈欣长得与他父亲一模一样。

林圣看了一下表，都九点半了。他扭头扫了一眼卧室的门，对辛晓明一进去便这么久深表不满。陈欣一恢复常态，便是一副痛苦的沉思状，像罗丹的《沉思者》，表情之严肃，神情之忧郁，内心之痛苦，足能令人退避三舍。你想，如此大的块头，这般刚劲的模样，在这儿如此痛苦忧郁，没有塌下天来的事，能这样？

沉默与烦躁，使林圣身不由己地去打开了音响，凡在这种时候，音乐对他便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。他放上一张唱片，是“格兰披士之声”，虽不是世界一流乐队演奏的，效果却很不错，尤其是这种名牌音响。

音乐如流水般带着欢快与跳动流淌出来。是布尔斯的“河水慢慢流”。

图示显示正如牌子所示，“山水”般闪动起来。这是陈欣那远在美国的妹妹，三年前得知哥哥突然整个儿地变了，特地赶回来看他，用外汇给他买的。用意自然是想解除他的忧伤与烦恼，用音乐来安抚他那痛苦的心。

音乐一响，陈欣神态骤变，脸和脖子上的肌肉松弛了，穿着丝绒拖鞋的脚，在一点一点地和着音乐的节奏上下跷动着。